

葛安荣 著

纸花



镂金作胜传荆俗，剪彩为人起晋风。

——唐 李商隐《人日》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
纸花

葛安荣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纸花 / 葛安荣著. —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4.3

ISBN 978-7-5399-7239-8

I. ①纸… II. ①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41265 号

书 名 纸 花

著 者 葛安荣

责 任 编 辑 王宏波 卞宇坚 孙建兵

责 任 校 对 张松寿

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18.75

字 数 270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7239-8

定 价 30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——摄于2011年6月9日(王玉华)

那一刻的感觉奇丽而私密。正在古宅与金坛刻纸研究所友人闲聊。忽见从镂空花窗投进来一束阳光，我久久凝视着，似醉似醒；恍惚间，我看见了风的形状，那轻拂的仙风挟着暖意，似乎染上了浅浅的绿色，裹着清香打着旋儿袅袅升腾……

一剪纸花，轻盈的片纸之间凝聚了民间艺术的厚重。心性所至，美丽所成，一个民族最深厚的文化基因千年遗传。它是乡土中国的传统景观，时至今日，它不再仅为习俗所用，它已成为“文化物流”的艺术品，开始融入城市，甚至漂洋过海……

——作者《纸花》题记

镂金作胜传荆俗，剪纸为人起晋风。

——唐·李商隐《人日》

暖汤灌我足，剪纸招吾魂。

——唐·杜甫《彭衙行》

嘉靖中制夹纱灯，刻纸刻成花竹禽鸟之状，随轻浓罩色。熔蜡徐染，用轻绡夹之。映日则光明莹彻，芳菲翔舞，恍在轻烟之中，与真者莫辨。

——明《苏州府志》

石女，张蔡公之女也，有巧思，与人接谈，袖中细剪春花秋菊，细草垂柳，罔不入神……

——清《保定府志》

目录

第一章 / 001

一张浅绿色的纸左盘右旋，环绕剪刀走动，进如犁，退如织，快如跳马，慢若静兔，弯弯曲曲，沉沉浮浮，浅浅深深，十分的顺畅自然；细密处剪动微微，粗犷处一剪擦过，“嚓嚓”声中，纸屑纷纷扬扬，落地无声。

第二章 / 025

阔少爷眯眯一笑：“剪个鱼水之欢，会吗？”

义轩品出他的淫邪之味，并未发作，忍一忍心头之火，和气生财啊！

见义轩笑而不语，转而伸手一托婉云的下巴：“美人，你给我剪张洞房花烛夜？”

婉云没发怒，她看一眼义轩从容冷静的风度，依然带笑说：“先生，这样的纸花我们不会剪。”

第三章 / 058

秦义轩回答：“秦家传接神剪有规矩，一是神剪宜藏不宜多露，偶尔亮剪，一剪惊人！用剪须审时度势；二是被传接人须技艺炉火纯青，爱剪如命，如命爱纸花！”

第四章 / 088

秦家剪纸花，一代传一代，“荷花图”可谓江南一绝。

转眼到了秦青山这一代，他记着父亲的叮嘱：好的荷花图是眼睛里长出来的，是心里慢慢磨出来的。

第五章 / 120

一池碧水溢着荷花的气息。青山在摇曳多姿的荷花的包围中品味着浓烈与婉约。他甚至触摸到荷花的鲜叶，感觉着那份光滑和柔润，他触摸到软软的花瓣……他在剪纸花，剪一朵荷花，刀下的纸丝凝结，难解难分；一剪一剪，起起伏伏，却没有休止。他知道自己复制着一种方

式和技艺，却在不断延续的反复过程中感受如初的新鲜和激奋——疲惫的荷花仿佛经受不住烈日的炙烤和雨稠风猛的摔打，终于一瓣一瓣地合拢，几分羞涩、几分快慰，把先前的释放收复还原，蜷缩得紧紧，用一种清闲的姿态凝望着水面。

第六章 / 140

时月顿觉人被掏空一般地站立不住，她愤恨，她后悔，表哥在损伤她的人格尊严，在侮辱在轻视纸花的存在。她不能容忍，她不能接受他的施舍与馈赠。她是乞丐吗？她是流浪儿吗？

第七章 / 168

一群女孩匍匐在地，她们的服装呈现各种纸花画面。大幕徐徐拉开，委婉清丽的江南乐曲中，朦胧灯光从她们身上缓缓扫过，隐约显着纸花起起落落的画面；女孩呈波浪状蠕动，弯腰屈背，手脚缠缠绕绕，尔后渐渐挺立，合成一个大幅的剪纸画面。此时，灯光大亮，映得一群女孩鲜花烂漫。

第八章 / 202

秦时月眼前每每叠现秦家剪纸精品荷花图，心中流过隐隐的哀伤与寂寞。虽然不能说花场污泥一潭，自己也称不上一枝荷花独香，但她努力坚守着做花场的底线。赚钱不容置疑，下了水上岸也是湿，于是，她适应了虚以周旋，逢场作戏，在猥琐与正直、清白和浑浊、高雅与庸俗中交替着，变化着，表演着……

第九章 / 225

脑子里盘算着请庞志扬领衔，请几个有名气的画家去景区搞主题创作，这一刻空白茫茫，秦时雨差点落下泪来：剪纸花剪纸花，搬东搬西，上无片瓦，下无立锥之地，无异于行走江湖啊！她忍了忍，没让眼泪溢出来，心里却是火焰腾腾，呼呼作响。

文化站的“哼哈二将”，一个老曹一个盛喏喏，自称是佛寺中守护庙门的两尊神，凶神恶煞，威风凛凛——做文化是做好事做善事，文化通

佛,佛连文化——一个文化站就是一座佛寺。两个人的奇谈怪论曾遭到秦时雨的多次批评,怎么可以把佛寺与文化站相提并论呢?

第十章 / 245

秦时雨久久地审视着,她要寻找自己的发现,她要剪出自己的荷花图。她知道爷爷和父亲期望她的荷花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然而,青自然出于蓝,却不必也不该尽如蓝;青也未必定能胜于蓝,但青就要青它个透,青出自己的本质与特色。

尾声 / 282

听说日本老兵池田杉木即将来慕仙谢罪,秦义轩枯坐不动,嘴角边溜出丝丝冷笑:小日本黄鼠狼给鸡拜年,假情假意啊!

池田杉木透露他心里还藏着的神奇——到过慕仙镇的日本老兵都传说荷花图出自神剪,神剪剪出的荷花图,闻见香味哩,有这回事吗?还传说秦家祖传的神剪动如灵兔,静似虎眠,愤怒起来会跳会飞会杀人……是真的吗?

后记 / 292

第一章

1

江南慕仙镇俗称“浑水码头”，三教九流，鱼龙混杂，镇后面站着大肚山，前面仰躺子雅河，山水相映，景色宜人。风水先生断定：此地阴阳调和，人丁兴旺，财气茂盛，是一块老天爷赐予的百年宝地。

太阳爬出一竿子，老街的商铺大都还在睡觉，李记茶坊便弄出一大片动静。

茶坊左侧炸油条烤烧饼，油香味弥漫升腾，鼻子尖的人老远就隐隐闻见。茶客喜欢买一副烧饼夹油条，权充早饭，边啃边钻进茶坊；茶坊右侧卖豆腐花，祖传绝味，鲜嫩馋人，茶客坐着站着吃的各有姿势；对门过街一家杂货店，也有茶客买包烟买包瓜子揣进袋里再进茶坊。

茶沫红汤，味汁浓烈，紫砂茶碗半碗茶，喝完再续。浅茶满酒，不违乡规。一个茶坊一个集市，说声笑声、桌椅挪动声、茶碗撞击声，搅出一个嗡嗡作响的蜂房。

慕仙镇人有个规矩，大凡议事，习惯起早到“李记茶坊”“会茶”。会茶与喝茶离不开茶水，品位却分上下。喝茶，清闲无事，边喝边聊，聊到哪儿算哪儿，上聊天文地理、时事风云，下聊拉屎放屁、家长里短，海阔天空，无所不包。仅仅来茶馆喝茶消闲的茶客，慕仙镇人大都低看三分，刻薄者抛一个乡骂：二流子兮兮的，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！而“会茶”则文雅庄重，待大家坐定，议事的主持者撩开话题，来龙去脉，显山露水。参与“会茶”的人，论资排辈，轮流说话，时有争辩，最终由本地的绅士大佬或须髯飘飘的“老祖宗”判定黑白雌雄。此时，所有“会茶”的人便不再争辩异议，都说好，都说就这样定了。

“会茶”次数最多的是秦家，议题不离剪纸花。每回参加“会茶”的人的面孔不同，身份地位也有区别。

“李记茶坊”因“会茶”声名远播，生意日渐兴隆。

顺着父亲的意思，秦义轩边哼着剪纸花小曲，边小心翼翼朝灯罩缝隙贴装饰花纹。这是一盏典型的堂号灯，直径二十五厘米，高三十五厘米，李记茶坊老板定制的专用灯，一式成双。装饰花纹贴罢，再将深红色的“李记茶坊”四字相对而贴。

秦天宽俯身低首，目光绕着灯笼转悠，内心大悦却不喜形于色。他对儿子的教育十分严格，自小刹住娇骄二气。眼看儿子做灯笼技巧日渐成熟，剪纸花常出新招，甚至超过他的功夫。养儿胜似父，秦天宽自然喜眉展眼，好不快活。

贴妥“李记茶坊”堂号灯，秦义轩开始剪纸花“八仙过海”，嘴里照旧哼哼唧唧——

正月里来剪喜花，八仙过海浪滔滔，

王母娘娘开寿筵，众仙齐集赴蟠桃。

二月里来剪杏花，韩湘子品箫驾云来，

不恋凡尘求仙道，曾渡文公上天台。

三月里来剪桃花，何仙姑面孔飞红霞，

抛却红尘甘寂寞，苦志修行在山崖。

四月里来剪蔷薇，汉钟离修仙南山台，

身列仙班道行夫，识破人情脱凡胎。

五月里来剪端阳，肩背龙泉吕纯阳，

鹤阳楼上把酒醉，白牡丹唱的道遥腔。

.....

秦天宽听得耳熟，不禁点拨道：“民间小曲唱出情调，多读诗书才能腹藏文采。”信口吟诵一首古诗：“剪采赠相亲，银钗缀凤真。叶逐金刀出，花随玉指新。”

秦天宽一脸享受，把一段古诗抖活得滋味无穷。

秦天宽告诉儿子义轩，这是一首描述剪纸的古诗。唐代佳人剪纸

花时的柔美轻盈，宛若仙风吹拂。刀行无声，花鸟草虫活灵活现。一幅纸花一首诗，一张画，一支歌，效果极佳。

见义轩依然沉醉痴骇状态，秦天宽立马疾言厉色道：“剪纸花，仅凭手上功夫乃匠人之作，登不了大雅之堂；唯有饱读诗书，花由心造，诗情画意，方能剪出上等佳作！”

义轩惭疚默默，垂首听凭父亲教诲。

不知从哪一朝哪一代起，慕仙镇人知道用笔在纸上绘叫“画”，在纸上写称“书”，用剪刀将纸剪出图案叫“剪纸”……

一把剪刀一张纸，它不沾笔墨，一纸铺开，起剪轻轻，“嚓嚓”声中缓缓显出灵动多姿的镂空画面。

慕仙镇人十分自豪。据传，慕仙镇的剪纸年代与新疆阿斯塔的北朝剪纸相近，至少绵延了一千五百年的历史！

慕仙镇出了不少剪纸名人。民间的名人，有的有文字记载，有的仅仅口传，久而久之，遗漏和淡忘皆有，一旦提起，令人顿生遗珠之憾。

秦天宽算一个名人，晚清年间就被誉为“神剪”。秦天宽属猴，起初听见“神剪”脸色飞染桃红，自嘲说慕仙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。后来听惯了“神剪”之称，不叫他神剪他就不高兴、不自然，甚至遇生人问他身份时，他脱口而出：神剪秦天宽！这瞬间面无愧色，尽显神采。

秦天宽不单单手上剪纸功夫了得，翻云覆雨，虎啸龙腾，尽在一纸间；嘴上功夫亦能枯木逢春，艳阳化雪，他能把剪纸的程序和条理说得山水分明，眉清目秀——剪纸，照葫芦画瓢为下，匠气愚者；大凡智者，另辟蹊径，各有巧妙不同。平剪，挖剪，避免画面单调，画面显得丰富饱满。剪纸，线线相连，线线相断，如扯动荷花带动藕，它们之间相互牵动，相互关联……说到剪纸，秦天宽兴趣盎然，滔滔不绝。

巧于针线的慕仙镇女人，早早与剪纸结缘，始于剪制刺绣花样，慢慢扩展到剪“窗花”、“鞋花”、“喜花”……渐渐地，剪纸不再为女人独占，慕仙镇的男人心动了，感染了，他们与女人同流，剪出鸡兔禽鸟，梅兰竹菊；剪出唐僧西天取经，八仙过海，喜面寿星，怒目钟馗；剪出农家小院，古道骏马，深院大宅……

慕仙镇，一片纸花盛开的世界。

世人多称剪纸为民间绝活，偏偏慕仙镇人把剪纸叫做剪纸花。虽然剪纸和剪纸花只有一字之差，但后者多添一个“花”字，便陡然添了一份淡淡的高雅韵味。

纸上一朵花，民间千滴泪。慕仙镇人感慨万端，一年又一年。

花开花落，日落日升，转眼已是数百年而过，南唐北宋都已如昨日黄花，这一年正是1939年，风吹水皱，烟雨江南。

日本人来了，慕仙镇人并不十分惊慌。日本人也是人，脸上一样七个洞，肤色一样的亚洲人种，看不出专干杀人放火的邪毒。他们背着枪，脸上却背着一种冷漠与愁苦不安。他们常常在老街晃荡，时不时还朝老街两边的人笑，招手，传递出温和与亲热。得闲，每每钻进纸花店看小姑娘剪纸花，傻乎乎地一看半天。

老街一顺儿排开店铺，五光十色，琳琅满目。有多家小店铺兼营纸花，店主还与日本人比画着搭话。几位年长者诘责他们吃了豹子胆，竟敢在虎狼面前游戏！小店里的人却振振有词，他日本人再凶再狂，毕竟占着慕仙镇的天和地——退一万步说，他拿他的刺刀，我拿我的剪刀；刺刀与剪刀，八千里也联接不上，何必杞人忧天，惊魂不定呢？剪纸花的人想得纯，想得正，所以，当日本人的刺刀寒寒地闪光，他们照样专注于手上的流转，目光绝不旁逸斜出。

小店剪出的纸花，都按时送到秦记灯笼店。灯笼店管账的小顺子验收一遍，然后告知秦天宽一声，再记一笔账，每月月底与小店人家结账，绝不含糊。

小顺子是河南人，逃难到慕仙镇，秦天宽怜悯他，收他在灯笼店当伙计。小顺子心眼正，又聪颖好学，深得秦天宽喜爱。

慕仙镇能开灯笼店的只有秦家。秦家声望高，人缘好。做灯笼就得会剪纸花。秦家祖传剪纸花，谁家都自愧不如。店大客盛，“秦记灯笼店”生意红火，在四乡八邻中都享有名气。在慕仙镇一带，富裕人家挂灯笼，穷人家也挂灯笼。灯笼分照明灯和装饰灯两类。竹篾或铁丝撑起支架，蒙紧透光的薄布或纸料，笼芯里竖一根铁钉，将蜡烛戳进底部，点亮后刺眼，映到外面的光亮则柔弱些。笼罩边沿镶嵌的各色装饰

花卉图案十分惹眼。装饰灯笼大都标着堂号，显着身份，显着财气。

老街南北两侧分列着“万和贵”米行、“唐行知”油坊、“大清池”文堂、“蒋记”豆腐店、“王记”杂货店、“李记”梨膏糖店等等，家家店门口悬挂装饰灯笼。入夜时分，整条老街亮汪汪的一片，各式灯笼色彩绚丽，妖艳骚荡。平常人家一般选用照明灯笼，不刻意雕琢，一旦撞上红白喜事，也有人家去灯笼店订做一两对装饰灯笼，买双不买单，图个吉利。

“秦记灯笼店”的掌门人秦天宽不把日本人放在眼里。自古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就算日本人浑身长刀也沾不着强龙的边。每每端坐门前，亲自操刀剪纸花，似乎做给日本人看，是宣泄、是抗衡、还是展示？或者兼而有之。他秦天宽任凭风浪起，稳坐钓鱼船。

几个日本兵围过来做看客，脸上表情一惊一乍，像从娘肚子钻出来不久刚睁开眼，满眼新鲜和惊奇……

只见秦天宽神清气定，吐纳自如。他左手捏牢纸边，右手操剪，身子略微前倾，间或稍稍后仰，又或左移右挪；只见剪动纸动，剪转纸转，透透迤迤，如走龙蛇。一刻儿如稠雨劲落，剪动声响连连；一刻儿如踏花归来，剪刀声响一记一记，悠然悠然。那上上下下，左左右右，密密疏疏，紧紧慢慢的娴熟动作把一张纸盘旋得生生有风，令人眼花缭乱，赞叹不已。没多长时间，随着纸屑不断抖落，一幅荷花图清晰出现……

几个日本兵看呆了，像老街东首的石雕狮子，龇牙咧嘴，久久不得合拢。

日本兵叽里咕噜一大段，一旁的翻译问：“皇军说，慕仙镇人都喜欢纸花吗？”

秦天宽没抬眼就扔过一句：“中国老百姓都喜欢。”

日本兵说纸花不好，没有生命，大日本的樱花美丽灿烂……

秦天宽浅浅一笑，对翻译说：“你告诉一群日本猪，花无百日香，人无百日红。樱花一时好看一时香，禁不得风吹雨打，禁不得日子长久便香消玉殒。慕仙的纸花，根植民间，活在老百姓心里的花，千年万年开不败！”

翻译是本地人，怕惹出灾祸受牵连，拐个弯编段谎话骗得日本兵欢心——太君，他说樱花是世界第一的美丽之花，他做梦都想去大日本看

樱花。他说剪纸花只是民间雕虫小技，剪剪玩玩的，消闲消闲的，不值得一提的……

日本兵兴奋得手舞足蹈：“哟西哟西，纸花的干活，良民大大的！”

秦天宽猜测翻译骗日本兵，且叫鬼哄鬼吧。

临了，翻译说：“我帮你解围，这张荷花图送给我吧。”

“已答应卖给东陵城王朝柱了，王朝柱洁身自好，酷爱荷花。”

翻译仍然在啰嗦，说他也喜欢荷花。

秦天宽讥讽他叶公好龙，附庸风雅，又数落他与狼共舞，一身臭气。

翻译官心中不悦，却不敢倾吐，还得随着日本兵高兴而高兴。

秦天宽不再理会他，埋脸剪纸花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荷叶罗裙一色裁，芙蓉向脸两边开。乱入池中看不见，闻歌始觉有人来……”

2

目光跟随雨珠从天而落，却是一座三进的古宅大院，一青衣老者在檐前负手而立，仰天看着一粒粒雨水连线般掉下，打得石凳上水花四溅。

球状灯笼亮着，把几朵蝴蝶花映得亦真亦幻，亦实亦虚，合着这哭哭啼啼的夜雨，显出几份孤寂和凄迷的气氛。

老者正是“神剪”秦天宽。

老者背后的正堂上跪着一个年轻人——秦义轩。

秦义轩虽嘴里低低应允，言语间却颇为勉强。

“你带上这把祖传剪刀，带上你师弟小顺子，趁雨夜离开慕仙镇，远走他乡……记住：剪在，人在，心在，何愁纸花衰败！”秦天宽心意如铁，几句话落地有声。

秦义轩双泪潜流，心如乱麻，他劝父亲一起逃离慕仙镇，无奈父亲不答应。他长跪不起。娘早早离开人世，他不忍心再撇下老父亲独自逃离。

“啪”地一记山响，秦天宽拍案大怒，震得桌子上的剪刀跳动抖颤：“男儿膝下有黄金，跪天跪地跪祖宗，你岂可随便下跪！给我挺直腰板，

看着这把剪刀说话……”

好一把奇妙的神剪！

薄亮绝巧，幽幽水光。两翼耳状般“刀裤”内里空心，掂一掂比平常剪刀轻了分量；衔接刀片与刀裤的蠕动处铆钉平崭滑腻，两侧刀片刻出一瓣凹槽，反口突出；再看刀口光亮一线，拒锈利磨。操这把剪刀剪纸花，感觉轻便灵活，养手养眼——

义轩听父亲反复讲过这把剪刀来历非凡，它是秦家祖传之宝，镇宅之宝。当年秦家剪纸花刚起势，只觉得使用的剪刀沉重笨拙，手感不好。听说双拜山有一位冯姓铁匠，有着一门好手艺，于是登门拜访，说明来意。冯姓铁匠怕绝活外露，只按普通方法打出剪刀。秦家一试，与原先剪刀差不多。秦家一面以高价诱惑，一面软磨硬缠。冯铁匠终于松口应允。秦家奉上定金，又画出样式，讲定尺寸，冯姓铁匠按图索骥，精打细磨，历经数月才锻造出一把神剪。经过烈火和高温的淬打，铁更坚硬，传至现在不变形状，光亮如初，锋利依旧。平常，秦天宽不轻易动这把神剪，逢节日或剪新纸花，才小心翼翼拿出来使用，用完即收，如害怕别人会抢走一般警觉。逢高兴，秦天宽也让义轩使用神剪过把瘾。义轩剪纸花时，手上感到从未有过的灵活和轻松，不觉感叹：“这把剪刀真的好用！”秦天宽沉思而叹：这把剪刀恐成绝品，日后必定是稀世之宝！可惜冯家铁匠技艺失传……

清晨天刚薄明，翻译登门送来日本人的大红请柬。后日上午，日本人在慕仙镇南街兵营处召开“中日亲善”联欢大会。慕仙镇是日本人的治安模范区。山本一雄旅团长专程从南京赶来参会，还有各路记者前来报道。秦天宽寻思：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不会安好心。他猜出来意，却装聋作哑：“我秦天宽乃一介草民，剪纸花养家糊口，何德何能享受如此殊遇？”

翻译索性把话挑明，请他去并非坐享清闲，而是去表演剪纸花为联欢会助兴。

秦天宽推辞，他剪的纸花大都风花雪月、花鸟虫鱼，不合“中日亲善”联欢会情调，逼他剪纸花登台献艺，岂不败兴？

翻译说，你家祖传剪刀堪称一绝。你现场剪出几朵樱花，再剪出

“中日亲善”四个字，让皇军，让山本一雄旅团长一饱眼福——这是皇军规定的纸花内容，你不得更改！

强按牛头喝水，何来亲善之意？秦天宽绵里藏针：“此乃实现‘大东亚共荣’之举？”

翻译窃窃坏笑，几分邪意浮上脸来。

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秦天宽知道一场灾难临头了，不过，他很快想定了。上午，他提前与店里几个小伙计结清工钱，且放假七天；又嘱咐小顺子理清账目。现在催促义轩和小顺子赶快走人，投奔双拜山冯铁匠的后人冯水明。冯水明是他的结拜义兄，为人正直仗义……

义轩泪水盈盈，泣声如雨绵绵，他深知父亲铁骨铮铮，不惧生死，绝对不会向日本人低头的。那日本人的请柬，是一帖毒药，一把杀刀，一支暗箭，父亲一去，必定凶多吉少。

秦天宽强忍悲痛：“义轩，你当为秦家的顶梁柱……男儿有泪不轻弹，秦家流血不流泪！”他不能逃离，得静观其变，守护“秦记灯笼店”。秦家店大业大，祖业传承，放弃它一走了之，日后被慕仙人当作笑柄，岂不有损颜面？秦家传世英名自此恐一败涂地。再者，他已夕阳暮年，风中残烛，生死已不再如山之重……义轩远走高飞，剪纸花不愁传人，神剪依旧百年威风！

一块油毡布将神剪裹得密不透风，藏进铁盒里，然后默默交到义轩手上……

秦天宽又将一把布伞递给小顺子。小顺子深解其中含意，布伞，即“不散”的祝愿。

雨依然哀哀不止，风如箫笛戚戚和鸣。夜色苍茫中，父子、小顺子三人泪别慕仙镇。

3

这一日雨过天蓝，晴空广阔。

“中日亲善联欢大会”几个血红大字直刺眼目。